

袁崇煥籍貫考實

楊寶霖

袁崇煥籍貫的考證，對於袁崇煥思想發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對於袁崇煥軍事思想的研究，對於袁崇煥功過的評價，也不無幫助。正如力主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閻崇年先生所說：「很需要對袁崇煥的籍貫作一番考辨。」¹

《明史·袁崇煥傳》載：「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中華書局校點本《明史·袁崇煥傳》後《校勘記》云：

東莞，《懷宗實錄》卷三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國榷》卷九一頁五五四四、《明進士題名碑錄》萬曆己未科都作「藤縣」，疑作「藤縣」是。

嗣後，袁崇煥為藤縣人之說，如雨後春筍，大小報刊所發表的文章，有十餘篇肯定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² 其中，以閻崇年先生的《袁崇煥籍貫考》為集其大成，它進一步斥《明史·袁崇煥傳》載袁崇煥為東莞人是「文物無據」，「文獻無徵」。

說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依據，綜合起來，主要有：一、崇煥父袁子鵬墓碑（墓在廣西平南縣白馬鄉）記崇煥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東莞遷藤。二、廣西藤縣《袁氏家譜》載崇煥之祖袁西堂於正德元年（1560）由東莞遷藤。三、北京孔廟內明清進士題名碑袁崇煥名下刻「廣西藤縣」。四、《明懷崇實錄》、《崇禎實錄》、《崇禎長編》、《國榷》、《明季北略》諸書載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五、袁崇煥〈天啓二年擢僉事監

1 《歷史研究》1982年第1期閻崇年〈袁崇煥籍貫考〉。

2 據我所知，有：〈橫戈原不為封侯〉（1980年9月18日《廣西日報》）、〈論明代保衛北京的民族英雄袁崇煥〉（《北京史論文集》）、〈袁崇煥籍貫考辨〉、〈抗清名將袁崇煥〉（均見1981年《學術論壇》）、〈袁崇煥其人及其故里〉（1981年第1期《紫藤》）、〈袁崇煥故里訪古〉（香港1981年5月27日《文匯報》）、〈功蓋寰宇、浩氣長存——論明兵部尚書袁崇煥〉（1981年第1輯《藤州史話》）、〈袁崇煥籍貫查證〉（1981年第1輯《廣西歷史人物傳》）、〈袁崇煥籍貫考〉（1982年第1期《歷史研究》）、〈袁崇煥的籍貫和遺址〉（1984年6月12日《羊城晚報》）。

軍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屬西江」，西江即潯江，指藤縣。六、崇煥被殺後，其妻黃氏在藤縣投水死。七、藤縣白馬鄉有袁崇煥遺蹟。八、藤縣白馬鄉有「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現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點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為證實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依據。

(一)關於袁子鵬墓碑(以下簡稱「墓碑」)與《袁氏家譜》(以下簡稱《家譜》)

上藤縣說者認為「袁子鵬墓碑是袁崇煥為藤縣籍的一個力證」³，又說：「《袁氏家譜》的首次發現，為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二手資料。」⁴但是，只要參合其他資料，細心讀一讀，就不難發現墓碑和《家譜》舛誤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廣東東莞縣於嘉靖初年至廣西梧州府藤縣四十三都白馬訊。」⁵

《家譜》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廣東東莞縣水南鄉茶園村，明正德元年自粵東貿易至廣西梧州府蒼梧縣戎墟，居住數年，遷居於藤縣五都白馬汛。」⁶

袁西堂自東莞遷廣西，一說嘉靖初年，一說正德元年，墓碑與《家譜》，既同出一家，何參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載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孫(兆墳、兆塌、兆□、兆始、兆勛、兆右)，《家譜》載袁子鵬三子三孫(兆勛、昭始、昭右)⁷。姑勿論「兆」與「昭」二字不同，「兆墳」「兆塌」「兆口」為何不見於《家譜》？假如說這三人幼殤，故《家譜》不載，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譜》何以不載？若無其人，墓碑何據而云？這都是不足取信於人的。此其二。

袁崇煥〈天啓四年三乞給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為猶子者，今亦喪矣。」⁸分明袁子鵬有弟曰袁子騰，有姪曰袁崇茂。《家譜》云：「公(據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鵬。」⁹既無子騰之名，且明謂袁西堂僅生子鵬一人，袁崇茂亦不見於《家譜》，顯與袁崇煥自言抵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譜》云：「二世祖，字子鵬(略)，妣何氏。」而

3 同注1。

4 同注1。

5 此據《廣西歷史人物傳》第1輯所載。「□祖」，當「□」處，原碑角破缺，1984年6月，筆者目驗如是，1981年藤縣宣傳部盧剛先生〈袁崇煥籍貫查證〉引文如是，閻崇年先生在〈袁崇煥籍貫考〉中引作「世祖」，實無根據。

6 據《廣西歷史人物傳》第1輯〈袁崇煥籍貫查證〉引。

7 同上。

8 原文見《嶺南遺書》第5集《袁督師事蹟》，張伯釗《袁督師遺集》卷1、張次溪《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卷1。

9 《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所載袁驥家藏《袁氏家譜》。

宣統《東莞縣誌》卷六十一〈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仍留其祖遺屋數椽，以棲崇煥母葉氏，使終天年」（舊鈔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所載意同）。史乘與方誌均不載子鵬有繼室或妾，也不載崇煥為繼室之子或庶出，崇煥之母，即子鵬之妻，當為葉氏。《家譜》又云：「三世伯崇煥（略），妣葉氏。」¹⁰據談遷《棗林雜俎》智集「袁崇煥」條及清初趙吉士〈四明公弼廬宜匯輯二續表忠記〉所載，崇煥妻為阮氏（引文詳後），葉氏，乃崇煥之母，而《家譜》却作崇煥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煥在〈三乞給假疏〉中說：「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¹¹可見崇燦為長，崇煥為仲。此出崇煥自言，不容有誤。而墓碑云：「公（據上文，指子鵬）生三子六孫，長崇煥，賜進士出身。（略）次崇燦，三崇煜。」《家譜》亦云：「二世祖諱子鵬（略），生三子，長崇煥，次崇燦，三崇煜。」又載：「三世伯崇煥」¹²。都把袁崇煥說成是袁子鵬長子，顯與崇煥自言不合。在封建社會中，嚴長幼之序，何墓碑與《家譜》長次顛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長崇煥賜進士出身，拜三邊總制。」《家譜》云：「三世伯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略）後官至三邊總督。」《明史》卷七十三〈官職〉二載：

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員（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提督軍務。七年，改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為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

清初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一記載得更清楚：

三邊總督，轄延綏、甘肅、寧夏三巡撫。……甘肅、寧夏、延綏曰三邊。後以總督駐固原，更曰四鎮。

袁崇煥自萬曆四十七年（1619）舉進士入仕途以後，從未官於西北，從未任三邊總督之職。遼東與陝甘，相去數千里，墓碑與《家譜》，誤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譜》云：「三世伯崇煥（略），終於崇禎三年，被奸臣朦朧。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將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廣東東莞縣。」

崇煥生三子嗎？請看清初以前人的記載：

以布衣鳴崇煥冤而被殺的程本直的《游聲》說：「崇煥今日乃如何也？身凌遲也，後嗣絕也。」¹³

崇煥下詔獄時，上疏論救的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錄》說：「昔岳武穆以

10 同上。

11 同注8。

12 同注9、10。

13 見《嶺南遺書》第5集《袁督師事蹟》。

忠蒙罪，至今寃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寃，而督師竟胤絕，聖世誰復為《金陀萃編》者？可嘆也。」¹⁴

崇煥斬毛文龍時，曾參其謀的重要幕賓王臺說：「大司馬無子。」¹⁵

明末清初趙吉士的《四明公弼廬宜匯輯二續表忠記》云：「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資。」¹⁶

康熙《廣東通誌》卷十六《人物》上《袁崇煥傳》云：「（崇煥）籍沒之日，無子，亦無所積。」

康熙《東莞縣誌》卷十二《人物·袁崇煥傳》云：「崇煥無子，籍沒之日，家無所積。」

雍正《東莞縣誌》卷十二《人物·袁崇煥傳》云：「崇煥無子，籍沒之日，囊橐蕭然。無長物。」

據上列各書所載，崇煥無子甚明，《家譜》所言，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實錄·熹宗實錄》卷七十七載：「（天啓六年十月己酉）加遼東巡撫袁崇煥副男原蔭錦衣衛千戶袁兆基世襲指揮僉事。」熹宗所封，乃崇煥副男，崇煥無親子可知。這位袁兆基是誰之子呢？宣統《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崇煥）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沒者，皆同產兄弟崇燦子兆基與崇煜及祖遺薄產」（舊鈔本《袁自如公粵西家傳》文同）。墓碑載袁子鵬之孫六人，無「兆基」，《家譜》載崇燦三子，亦無「兆基」。墓碑中子鵬之孫「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筆者曾於碑前審視，字形不近「基」字。這位官封錦衣衛僉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譜生輝，何以《家譜》反無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鵬墓碑，怎能「是袁崇煥為藤縣籍的一個力證」呢？《袁氏族譜》怎可以作為「為研究袁崇煥籍貫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緒二十二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緒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鵬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時代懸殊，且謬誤多端，決非據原碑拓本或據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譜》記及袁禕紹，禕紹，今人。《家譜》記袁崇煥家世，與崇煥自言或前人記述大相徑庭。這兩種在袁崇煥死後二百多年製成的「資料」，豈能作為證實崇煥是廣西人的證據。

崇禎《東莞縣誌》卷三載：

袁世祥 以孫崇煥貴，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都御史。

14 同上。

15 見屈大均《翁山文鈔》卷10《王予安先生哀辭》。

16 見《袁督師遺稿遺事匯輯》卷1。

袁子鵬 以子崇煥貴，封副使，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御史。

康熙、雍正、嘉慶、宣統等四種《東莞縣誌》所載亦同。

宣統《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云：

（崇煥）年十四，隨祖世祥、父子鵬往粵西應童子試，補弟子員。

〈袁自如公粵西家傳〉云：

（崇煥）年近十四，始隨王父贈大司馬世祥，父贈大司馬子鵬公往粵西之梧州，應藤縣童子試，補弟子員。

崇禎《東莞縣誌》成書於崇禎十二年（1639），距袁崇煥之死，僅九年，編者張二果，東莞博廈人，與崇煥同時略晚；二果之家與袁崇煥之鄉水南，相距十餘里；崇煥自稱的族叔袁玉佩（東莞溫塘人）尚健在¹⁷，可資詢訪。崇禎《東莞縣誌》所言，當得其實。宣統《東莞縣誌》所引〈袁督師行狀〉，為東莞蔡均所編。蔡均，明末清初東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將袁崇煥「久存東莞」之「所遺詩文、奏疏數十卷」¹⁸編為《袁督師事蹟》及《率性堂詩集》，〈袁督師行狀〉所言，亦當可據。〈袁自如公粵西家傳〉舊鈔本未題撰人，所載與〈行狀〉合，當有所據。上述三書所言，袁崇煥祖父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鵬非字子鵬。

說袁世祥與袁西堂是兩人，還有根據：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與子子鵬攜孫崇煥入廣西。袁西堂入廣西是正德元年（1506）（見《家譜》）或嘉靖初年（見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萬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22）計，至萬曆二十五年，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時間不同。此其一。

《家譜》載袁西堂為東莞「水南鄉茶園村」人，茶園，一名茶山，即今東莞縣茶山鄉。〈袁督師行狀〉及康熙、雍正等《東莞縣誌》俱謂崇煥為東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與袁世祥在東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東莞水南，距茶園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橫江、廈崩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園村大，歷史上，茶園從來不隸屬於水南，水南也從來不屬茶園。自明代中葉以後，茶園人到廣西藤縣、平南一帶貿易而定居的，為數頗多。今與藤縣毗鄰的平南縣的六陳鄉一帶袁姓，大都是明代僑居的東莞茶園袁氏之後，近來發現的平南

17 崇禎《東莞縣誌》卷3〈學校〉云：「袁玉佩，授廣西平樂府推官，升兵科給事中現居家。」

18 見蔡均編《東莞詩集·序》。

《袁氏族譜》多種，可以證明這一點。茶園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馬村隔江相望的藤縣蓮塘村（今稱新白馬），不是個別現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廣西時為三十歲，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話，到其孫崇煥十四歲時，已有一百二十一歲或一百零五歲，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壽，然百齡外人，又何能跋涉長途，攜孫入桂呢？袁西堂與袁世祥並非一人，此理至明。閩崇年先生謂「袁世祥字西堂」¹⁹，未知何據。

（二）關於明進士題名碑所鐫

北京孔廟（今北京市歷史博物館）內明進士題名碑，在明萬曆己未科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煥名下鐫刻「廣西藤縣」四字，這是認為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的依據之一。明進士題名碑在每名進士名下所刻的，就是其人的籍貫嗎？

碑中與袁崇煥同科的劉存慧、楊世芳、張輦三人，名下均刻「錦衣衛」，難道「錦衣衛」是他們的籍貫？

《明史》卷七十七〈食貨〉一云：

明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籍，上戶部；帖，給之民，凡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民有儒，有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類。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署籍。（略）有故僑於外者，曰附籍。

根據科場案牘而著錄的《明進士題名碑錄》，在每名進士所題的地名之下，均有「民籍」、「軍籍」、「儒籍」、「官籍」、「匠籍」、「鹽籍」（或「竈籍」）等字樣，參合《明史·食貨》（一）所言，「籍」，乃指戶籍，並非說明是該地人的「籍貫」。袁崇煥名下，《明進士題名碑錄》題「廣西梧州府藤縣民籍」，只能說明袁崇煥的戶籍在廣西藤縣而已。

戶籍與鄉貫²⁰（或稱本貫、鄉籍、原籍）有一致，有不一致。未經遷徙，戶籍與鄉貫一致；若經遷居，戶籍與鄉貫就有差異了。即以袁崇煥登第的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一科而論，該科共三百四十五名，我將他們的鄉貫逐一查核，根據方誌或其他資料，發現題名碑所鐫戶籍與鄉貫不一致的，有七十七名，佔全科人數22.3%（詳見附表），非僅崇煥一人而已。那麼，怎能據明進士題名碑所刻，定袁崇煥為廣西藤縣人呢？

明代考試制度，舉子在「試卷之首，書三代姓名，及其籍貫年甲，所習本經，所司

19 同注1。

2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明清進士題名碑索引》，於明進士，多注出其人「鄉貫」，說明是某地人。極是。

印記。」²¹「籍貫」一詞，本義是指：「籍，祖先戶籍；貫，鄉貫，如言某省某縣某鄉人。」²²東漢劉熙《釋名·釋書契》第十九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戶口也。」《明進士題名碑錄》在每名進士名下都注明「民籍」、「官籍」、「軍籍」、「匠籍」……等，萬曆一科，又有22.3%非其鄉貫，由此可以推知，明代學子在試卷卷首所書的「籍貫」，是戶籍。因此，我們不能據「試卷之首書……其籍貫」為理由，坐實明進士題名碑在袁崇煥名下所鐫的「廣西藤縣」是其鄉貫。

(三)關於《明懷宗實錄》、《崇禎實錄》、《國權》、《明季北略》等史乘所載

《明實錄·崇禎實錄》卷三崇禎三年(1630)八月癸亥條云：「崇煥，藤縣人，萬曆己未進士。」（《明懷宗實錄》同）

《國權》卷九十一崇禎三年八月癸亥條云：「崇煥，字自如，藤縣人。」

《明季北略》卷二「袁崇煥守寧遠」條云：「袁崇煥，號自如，廣西梧州府藤縣人。」

明末清初的一些史乘，記袁崇煥為藤縣人的雖有數種，但與明進士題名碑所鐫同出一源，都是根據袁崇煥考試時書籍貫於首的試卷或科場案牘。既然試卷之首所書的是戶籍而非鄉貫，則《崇禎實錄》等書所言，不足據以說明袁崇煥是廣西藤縣人了。

衆所周知，《明史》的纂成，經過了六十多年的漫長歲月的反復修訂，《明史》列傳，出自精熟明代各朝實錄的萬斯同之手。康熙間，經學家楊椿有言：「《明史》成於國初遺老之手，而萬季野功尤多。紀、傳長於表誌，而萬曆以後各傳，又長於中葉以前。袁崇煥、左良玉、李自成傳，原稿皆二巨冊。刪述融汰，結構宏肅，遠在宋、元諸史上。」²³袁崇煥傳之稿既卷帙浩繁，一定匯集了多種資料，在這個基礎上刪削成現在的《明史·袁崇煥傳》，就像披沙揀金。時屬清初，諸多忌諱，內容失實，容或有之，但傳主鄉貫，毋庸避忌。《明史·袁崇煥傳》作「東莞人」，萬斯同對籍與貫二者的區別，是非常清楚的，可見萬斯同、王鴻緒等人揚棄了《崇禎實錄》等以崇煥為藤縣人的說法。

(四)關於袁崇煥自言「臣籍已屬西江」

「臣籍已屬西江」一語，出自《嶺南遺書》本《袁督師事蹟》所載〈天啓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張伯楨的《袁督師遺集》、張次溪的《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所載同，均從《嶺南遺書》本出。此語為崇煥自言，似可為據，故主崇煥為藤縣人說者引之。但崇煥此疏，首見於明末刻本沈國元編的《兩朝從信錄》卷十二。按《兩朝從信錄》所載，疏名應是〈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臣籍已屬西江」一語，《兩朝從信錄》

21 見《明史》卷70〈選舉〉二。

22 見1981年修訂本《辭源》頁2378「籍貫」條。

23 見中華書局1983年版《魏源集》上册〈書明史稿〉（一）。

作「臣向已屬江西」（是「江西」，不是「西江」）。既非言籍，它不可作為袁崇煥是藤縣人的依據，自不待言了。

（五）關於黃氏投江

道光《平南縣誌》卷二十〈文藝〉二載清嘉慶、道光時人袁珏弔袁崇煥詩十六首，其第十四首詩後注云：「（崇煥）夫人黃氏赴水死，屍流至赤水，漁人葬之。」清末民初藤縣人何壽謙用其語，寫入〈鄉先正袁崇煥督師事略〉中。²⁴閻崇年用了這段材料，添枝加葉地寫成：「袁崇煥蒙難後，其妻在住宅（霖按：上文謂藤縣白馬有袁崇煥故居）江岸飛鼠岩石台上縱身投江，屍浮赤水。」²⁵以為崇煥是藤縣人的依據之一。崇煥妻投江一說，與史實不符。請看：

《明實錄·熹宗實錄》卷八十七：

（天啓七年八月壬寅）兵部署部事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霍維華奏：「撫臣袁崇煥置身危疆，六載於茲，老母妻子，委為孤注，勞苦功高。」

明·佚名《今史》卷三崇禎元年（1628）四月十三日〈兵部為直發邊臣功過，以決廟堂用舍事疏〉：

強敵壓境，人方疾呼而望援，而崇煥為關門必不可發一援寧之兵。法置之死地而生，亦但是置將與卒耳，而崇煥乃置母妻子百口於中。

可證崇煥老母妻子均隨軍生活於關外。

可能有人會說，這兩段史料，只能說明袁崇煥在天啓七年（1627）末「乞休」以前之事，不能說明崇禎元年四月袁崇煥重返前綫以後，母妻仍隨軍。請再看：

《崇禎長編》卷二十二：

督師遼東袁崇煥以葬父乞歸。得旨：覽奏，卿父葬事，具見孝思，封疆重寄，自難圖歸，著卿弟奉卿母歸里襄事，准給與勘合祭葬，前已有旨，該部即與覆行。

雖未及其妻，而母與弟俱在遼東，其妻豈有獨居嶺嶠之理，可知崇煥在重返遼東以後，仍携眷隨軍，何來其妻在「故居」投江之事？且談遷、趙吉士都記崇煥妻為阮氏，²⁶非姓黃。

24 文見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藤縣誌》卷23〈雜錄〉。

25 同注1。

26 見《棗林雜俎》智集「袁崇煥」條、張次溪《袁督師遺稿遺事匯輯》卷四引〈四明公弼廬宜匯輯二續表忠明〉。

袁崇煥被殺以後，其妻踪迹，還可以在當時人的著作中找到：

（崇煥）罹極典，妻子流三千里。（林時對《荷牖叢談》卷三「歎不終」條）

（崇煥）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徙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及同生兄弟，餘俱免。（余大成《剖肝錄》）

（崇煥）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游魂於浙水之上也，復齋魂於黔山之間也。（程本直《漩聲》）

可見黃氏投江之說，為無稽附會之談；附會之談，又豈能作為袁崇煥是藤縣人的依據？

（六）關於藤縣白馬墟的袁崇煥故居

據藤縣盧圃先生調查，藤縣白馬墟袁崇煥「故居」遺址輪廓分明，約寬三十丈，長一百多丈（霖按：即以長一百丈計算，折合為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多平方公尺，五十五畝多），遺址內近年挖出十萬多塊青磚，其中有許多印有花草圖案，並找到四個上圓下方，底邊長 1.7 尺的紅砂石蓮花柱墩²⁷。這所五十五畝多的面積的府第，符合袁崇煥「死之日，家徒四壁」²⁸，「籍其家，亦無餘資」²⁹，「籍沒之時，搜索家資，曾無半畝之田，一椽之屋」³⁰的事實嗎？藤縣白馬墟這所「基址宏廓，規模雄偉」³¹的「故居」，有甚麼證據證實是袁崇煥的呢？

（七）關於藤縣白馬墟「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

藤縣白馬墟尾江邊原有「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一座，碑後有蒙偉民所作〈袁督師崇煥傳略〉，末署「民國三十一年秋月」³²。此碑之立，距袁崇煥之死，已三百一十二年。以三百多年後建立的紀念碑為依據，來證明袁崇煥的籍貫，豈非兒戲？

（八）關於袁崇煥出生於藤縣

1983年藤縣人民政府重建「明督師袁公崇煥故里紀念碑」，碑後，刻有署「藤縣人民政府」的〈明督師袁公崇煥事略〉，謂「袁公崇煥，（略）一五八四年六月六日（明萬曆十二年四月廿八日）生於本縣白馬蓮塘村。」³³其根據，大概出自光緒《藤縣志》卷二

27 詳見《廣西歷史人物傳》第1輯〈袁崇煥籍貫查證〉。

28 宣統《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

29 《明史·袁崇煥傳》。

30 雍正《東莞縣誌·袁崇煥傳》。

31 同注1。

32 同注6、7。

33 見《藤州史話》第3輯，又見《袁崇煥資料集錄》下冊。

十三〈雜錄〉中何壽謙的〈鄉先正袁崇煥督師事略〉。何文云：「鄉先正袁督師者，藤縣太平鄉白馬村（一名蓮塘村）人。」何壽謙的根據又是甚麼呢？何文在正文之前有一段說明，內云：「至其家世，則本諸鄉里舊聞。」何壽謙據鄉里舊聞說袁崇煥是蓮塘村人。〈明督師袁公崇煥事略〉又根據甚麼證實袁崇煥生於蓮塘村呢？望明以教我。

可以看出，袁崇煥為藤縣人之說者所提出的種種理由，沒有一條可作袁崇煥是藤縣人的堅實依據。

袁崇煥是廣東東莞縣水南村人。

（一）袁崇煥自認是東莞水南人。

東莞水南三界廟，內有重建三界廟碑，碑文為袁崇煥所撰。有云：「予里崇奉三界廟」，「吾鄉居俗儉而樸」，「適余請告以還，同鄉父老青衿謀為一鄉之善事，首以廟請」。未署：「天啓七年臘月十八日欽命巡撫遼東山海等地方提督軍務加從二品服俸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里人袁崇煥謹撰」³⁴。袁崇煥以水南為「予里」、「吾鄉」，以水南父老為「同鄉父老」，自稱為「里人」，袁崇煥是東莞水南人是無疑的。

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有云：

余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蹟幾遍宇內，而羅浮洞天，去余家不下四十里，竟未暇盤桓其中，殉外忘內，余罪也。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為終焉之計，未抵家，而明主促以再出。絡繹道路，旬席不暇暖，又塞上征夫矣。³⁵

又〈募修羅浮諸名勝疏跋〉云：

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效其（霖按：據上文，指幕客李雲龍）欸欸。³⁶

若天朗氣清，在水南翹首北望，羅浮諸峯，翠色映人眉睫。袁崇煥距羅浮「不下四十里」之「家」，非在東莞水南不可，絕不可能在羅浮千里之外的廣西藤縣白馬墟。

天啓七年（1627）六月，「寧錦大捷」之後，魏忠賢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崇煥以抱病為由，上疏乞休，熹宗批答云：「准其回籍調理」³⁷。袁崇煥回到哪裏呢？

34 原碑毀於1958年，碑文見宣統《東莞縣誌》卷93《金石略》五。

35 全文見《嶺南遺書》本《袁督師事蹟》。

36 同上。

37 見張次溪《袁督師遺稿遺事彙輯》載袁崇煥〈天啓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從上面引述的〈重建三界廟疏文〉和〈募修羅浮諸名勝疏〉及〈跋〉，知崇煥回到了東莞水南（還有證據，詳見下文），可知袁崇煥的「籍」在東莞。袁崇煥在奏疏中，提到「籍」、「里」的，有多處：

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於里門。……伏乞皇上察烏鳥至情，容臣回籍終制。（〈初乞終制疏〉）

皇上留一死臣以在邊而不得用，何如放一生臣以還里不用，而後日仍用之。……伏乞皇上孝思遐布，恩恤臣私，容臣回籍守制。（〈再乞守制疏〉）

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臣給假回籍。（〈三乞給假疏〉）

皇上既留臣身，則當用臣言，如以為迂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回籍守制。（〈遵旨回任兼陳時事疏〉）

上面既證明袁崇煥之「籍」、「里」是東莞水南，則此四疏之「籍」、「里」，必指東莞水南而言。

袁子鵬「歿於里門」，則死於東莞。袁子鵬以子貴，封副使，累贈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右御史，崇禎又准給祭葬，其墓必具規模。今廣西平南縣丹竹區白沙村中袁子鵬墓，僅一普通小墓，距民居不及百米，並無墓道、石牛石馬等遺物痕蹟，說袁子鵬原葬於此，很難令人相信。

（二）袁崇煥的同僚、下屬、好友，都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

崇禎元年二月，起用袁崇煥於東莞，同榜進士翰林院編修陳子壯與梁國棟、黎密、區懷年、鄺露等十九人在廣州舉行盛大的餞別會。會上，各人賦詩贈別，番禺畫家趙焯夫即席繪成「餞別圖」，各將所賦詩親筆題其上。黎密有句云：「羅浮春色動征輪，壯歲功名日轉新。」區懷年詩云：「仙人窟宅自羅浮，入世還推第一流。」均點明崇煥家在「羅浮」。「羅浮」，非實指，羅浮山緊鄰東莞，詩人往往借指東莞³⁸。

屈大均〈王予安先生哀辭〉有云：

庚子（順治十七年，1660）之冬，予謁禹陵於會稽，有王予安先生者，延予館其家，（略）先生謂予曰：「子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遼，予以諸生居幕下。（略）」

38 永曆元年（1647）東莞張家玉起兵抗清於東莞到瀆鄉，鄺露《鄺海雪堂集》卷5〈二臣詠〉自注云：「王師敗績，粵東又陷，公（指張家玉）遂倡義羅浮。」是「羅浮」借指東莞之證。

屈大均，廣東番禺人，則王予安認為袁崇煥是廣東人了。崇煥鄉貫，在廣東，只有東莞一說，非如廣西有藤縣、平南之爭也。王予安，即王臺，浙江紹興人，袁崇煥重要幕賓。崇煥斬毛文龍，王臺同行，並參其謀³⁹，豈有不知崇煥鄉貫之理。

余大成，崇禎二年（1629）為兵部職司郎中，袁崇煥下詔獄，大成上書論救，曾作《剖肝錄》，詳叙袁崇煥冤情。《剖肝錄》內說：「督師部下遼將鄉人謝尚政謀搗主將督師。」謝尚政，字允仁，東莞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武舉解元。⁴⁰是袁崇煥出關時在東莞所結的死士，隸崇煥麾下為都督同知。余大成說尚政為崇煥鄉人，自然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了。崇禎八年（1635），大成謫戍廣東電白，「特登羅浮，取道東莞，以吊祭督師，慷慨嗚咽，不能仰視」。⁴¹余大成之所以繞道東莞吊祭督師，因為他知道袁崇煥是東莞人的緣故。

（三）明末清初人的記述

在方誌中，記述袁崇煥事蹟最早的，是成書於崇禎十二年（1639）的《東莞縣志》，其時崇煥被殺不久，不敢為崇煥立傳，但記崇煥事蹟頗多，如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 袁崇煥 詩 寄廣西藤縣學中式。

萬曆四十七年己未莊際昌榜 袁崇煥字元素。（卷三〈學校〉）

（天啓）六年春正月，奴酋傾國人寇，薄寧遠，寧前道袁崇煥大破之，老奴尋死。尋升兵部侍郎，磨一子錦衣衛千戶。（卷二〈政治〉）

在縣誌中記其中式，記其事蹟，崇禎《東莞縣誌》作者認為袁崇煥是東莞人。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十一〈袁崇煥列傳〉：

袁崇煥，廣西藤縣籍，東莞人。

明遺民鎖綠山人《明亡述略》卷七：

熹宗時，（孫承宗）即督師遼東，以東莞袁崇煥監軍，數立邊功。

崇禎間進士林時對《荷牖叢談》卷三「欺不終」條：

袁崇煥，字自如，廣東東莞人。

39 見明末李長祥《天間閣集》卷下〈崇禎遺事七條〉。

40 見崇禎《東莞縣誌》卷3〈兵防〉。

41 見康熙《東莞縣誌》卷12〈流寓〉。

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東莞人尹源進《愛日樓集·袁爾輝傳》云：

袁爾輝，石碣（與水南緊鄰）人。（略）以功授守備。（略）所居與袁崇煥鄉近，聞崇煥死，拊髀嘆喟，亟以老母告歸。

與屈大均同年生的東莞石碣人劉啓祖〈袁督師歌〉小序說：「督師名崇煥，邑人。」康熙十一年成書的《重修曹溪通誌》卷九袁崇煥〈參六祖〉詩題下注云：「袁崇煥，東莞人，兵部尚書。」

康熙《廣東通志》卷十六〈人物〉上〈袁崇煥傳〉云：「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

康熙《東莞縣誌》卷十二〈人物·袁崇煥傳〉：「袁崇煥，字元素，水南人。」

明末清初，時代接近，上引諸書，其作者或及見督師，所言當可為信。

（四）官方史書記述

《明史·袁崇煥傳》：「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三：「（王在晉、王象乾）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原注：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

《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百七〇：「（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袁崇煥係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尚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二書雖成書較後，但為史館所修，有大量檔案資料可資參閱，尤其是《高宗實錄》一條，是為袁崇煥「平反」，訪查後代，袁崇煥為何方人氏，必須查明。明年五月，當廣東巡撫尚安查出崇煥五世孫袁炳尚未出仕，覆奏之時，高宗又下「聖諭」，要尚安繼續查清袁炳人品、學歷，以便任用⁴²。說「袁崇煥係廣東東莞人」必然是慎重的。

（五）袁崇煥出生於東莞水南村

袁氏自宋元以來，為東莞巨族，分布於東莞茶園、溫塘、桑園、石碣一帶，袁崇煥祖世祥、父子鵬，東莞水南人。袁崇煥「生萬曆十二年（1584）四月二十八日戌時」，「年十四，隨祖世祥、父子鵬往粵西應藤縣試，補弟子員」（見宣統《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崇煥十四歲以後，始離東莞，「十四公車，強半在外」，此為崇煥自言。崇煥十四歲以前，生活於東莞水南，故水南流傳崇煥少年時讀書、生活逸事頗多。

42 原文見《清實錄·高宗實錄》卷1181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條，或見《東華續錄·乾隆》卷98乾隆四十八年五月戊申條。

(六) 東莞多有關袁崇煥文物

閻崇年先生在〈袁崇煥籍貫考〉中，兩處提到東莞無督師故里、故居遺蹟，與事實不符。茲將文獻所載，調查所得，略述於下：

1. 袁督師故里 宣統《東莞縣誌》卷三十八〈古蹟略〉：「袁督師故里 在水南守義坊羅、鄒二姓村後，舊有月樓。」

2. 牌坊 宣統《東莞縣誌》卷三十七〈坊牌〉載：「薊遼柱石 在城內，為督師袁崇煥。」

3. 祠堂 宣統《東莞縣誌》卷十八〈建置略〉載東莞水南、莞城、溫塘等地有袁祠四所，溫塘一所今尚存。還有茶園一所，為茶山中心小學校址，1983年拆除改建新樓。

明末東莞抗清英雄張家玉《軍中遺稿》中有〈謁大司馬自翁袁老先生遺祠〉詩，首句云：「司馬遺忠尚有祠」。又有〈謁大司馬自翁袁老先生遺祠愴然有感〉詩，有「空留冷廟滄江上，不見犁庭鐵騎歸」之句。《軍中遺稿》成於永曆元年（1647），則東莞在明代已有袁祠了。

4. 遺像 莞城袁督師祠內，原藏有袁崇煥像二幀，一正面，一側面。正面者，有清末史館總纂東莞人陳伯陶題「袁元素先生真像」七字。1911年，東莞人張伯楨從北京回莞拍照，製版印刷。以後，凡印袁崇煥像者，均由此出。抗戰間，原像及崇煥手蹟多幀，淪於日本人之手。

5. 「聽雨」匾、「誠不可掩」額 「聽雨」匾，木質長83厘米，寬34厘米，中刻草書「聽雨」二字，陰文，下署「袁崇煥」三字，有「宮保尚書」、「袁崇煥」二篆印，今藏東莞博物館。「誠不可掩」額，在水南三界廟，為天啓七年袁崇煥「乞休」回里時所題，廟為1958年洪水所毀。

6. 〈重建三界廟疏文〉碑 原碑立於水南三界廟內，碑文為袁崇煥於天啓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作，碑高三尺，闊一尺五寸，文為十七行，行四十八字，正書。1958年毀。

(七) 袁崇煥與東莞的親密關係

1. 天啓七年冬，袁崇煥回東莞

天啓七年（1627）六月，袁崇煥「乞休」南歸，崇煥歸到哪裏？東莞。證據有四：第一、袁崇煥〈重建三界廟疏文〉中說：「予請告以還」，「還」到崇煥自稱「予里」、「吾鄉」的水南。第二，袁崇煥〈募修羅浮諸名勝疏〉中說：「去冬，余告歸。」「歸」到距羅浮「不下四十里」的水南。第三，崇禎元年（1628）春，陳子壯等人羊城餞別，黎密、區懷年的餞別詩句，都可以證明袁崇煥從東莞出發北上（原文俱見前引）。第四，水南人陳杓，有〈朔夜與袁大司馬話別〉詩云：

綠濃溪上淡春烟，曲奏霓裳夜正憐。
共信筵芳須待月，應知交態自忘年。
人堪惜別花邊語，誰結狂來醉後緣？
萬里胡塵他日掃，一天晴色凱歌還。⁴³

這位不出里門的布衣陳杓，只有在自己的家鄉，才能與「袁大司馬話別」。

如果袁崇煥一家，像藤縣《袁氏家譜》、袁子鵬墓碑所說，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已遷居藤縣，到天啓七年，已有121年或105年，袁崇煥怎麼會有這樣濃重的鄉情，在離家七、八年之後僅有一次南回的寶貴時間裏，不回藤縣，却跑到一個人也不認識的東莞水南來呢？

2. 袁崇煥有妹嫁水南緊鄰的唐洪村人唐庸行

東莞縣石碣區唐洪村農民唐文基藏有祖傳「明誥贈昭武將軍半愚翁唐老先生五代圖」一中堂立軸，圖畫唐文基十七世祖至二十一世祖五代人像，圖首有讚語云：

猗歟列祖，詩禮家風。肇其創緒，惟此半翁。貽謀盡善，奕葉由隆。多文令嗣，武略兼通。鷹揚三宴，高捷南宮。初受守備，平報黎戎。擢任都閫，紫誥馳封。慶流庸祖，天授神童。少游泮水，學足三冬。詩文冠世，名著粵東。慕翁之至，督師袁公，愛妹賢淑，特配於翁（下略。黑點為筆者所加）

末署「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前癸酉科經元候選知縣年家姻晚生袁秀巒頓首拜識」。袁秀巒，字登峯，乾隆十八年（1753）解元，二十六年進士。讚語中之「庸祖」，據像下說明，為唐庸行，其父，乃「擢任都閫」的唐如熊。如熊，萬曆二十五年（1597）武舉，任兩廣旗鼓守備、都司僉書。

唐洪村皆唐姓，自明初居於此，唐文基歷代居唐洪，從未遷徙。如果袁崇煥其祖於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已居藤縣白馬墟，崇煥又何能「慕」「名著粵東」的唐庸行，「特配」以「愛妹」呢？

3. 袁崇煥部下多東莞人或東莞以外的廣東人。

袁崇煥在遼作戰時，其幕賓、部將，很多是東莞人或東莞以外的廣東人。可考者，計有：

韓潤昌 東莞人，崇煥的愛將，為都司，崇禎賜崇煥的尚方劍，是韓潤昌帶領的。崇禎召對崇煥於平台，只有祖大壽、吳三桂，及韓潤昌跟隨。崇煥下詔獄，潤昌自投於獄，崇煥被磔，潤昌謫戍陝西鎮番衛。明亡，返里為僧。⁴⁴

43 引自《東莞詩錄》卷19。

44 見宣統《東莞縣誌·袁崇煥傳》引〈袁督師行狀〉。

袁玉佩 東莞溫塘人，崇煥族叔。萬曆四十四年(1616)進士，授廣西平樂推官。天啓二年(1622)，帶崇煥在東莞所結死士赴遼東。⁴⁵

林翔鳳 東莞茶園人。萬曆十六年武舉，又中萬曆三十一年文學。隸崇煥任督糧推官。表崇煥〈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中所謂「臣之至戚，慷慨知兵」者，即林翔鳳。⁴⁶

謝尚政 見前。

謝尚傅 東莞人。崇禎三年(1630)五月收復遵化，謝尚傅立功為多。⁴⁷

原抱奇 東莞茶園人，與謝尚政、洪安瀾、毛胤昌等為崇煥在東莞所結死士。崇煥入獄，原抱奇落井下石，劾袁崇煥懷有異心。崇煥被殺，抱奇又劾韓爌主款通敵。⁴⁸

黃又光 東莞人。萬曆三十年(1602)武舉。隸崇煥為遼東寧前道參謀守備。⁴⁹

葉向日 東莞人。萬曆四十六年(1618)武舉。天啓七年會選，袁崇煥任為守備。⁵⁰

梁稷 字非馨，番禺人。為袁崇煥幕賓，天啓七年，隨崇煥南回，羊城餞別會上，梁稷與焉，賦五律三首。弘光朝，梁稷為主事，鄺露任中書，同上疏白崇煥冤。⁵¹

李雲龍 字烟客，番禺人，崇煥幕賓。崇煥「乞休」，與梁稷、鄧楨一同南回。崇煥再起，與鄧楨等隨之遼東，未幾回粵，後削髮為僧，名二巖。⁵²

鄧楨 字伯喬，廣東人(未詳縣屬)，袁崇煥幕賓，陳子壯餞別袁崇煥於廣州，鄧楨在座，賦七言排律一首，後與李雲龍一同返粵。⁵³

鄺湛之 番禺人，鄺露從兄，為袁崇煥部將，戰死遼東。⁵⁴

4. 東莞多懷念袁崇煥的詩

袁崇煥生前，水南人陳杓有〈朔夜與袁大司馬話別〉詩，陳學壯有〈寄自如袁大司馬〉七律。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崇煥被「平反」以前，東莞人懷念袁崇煥的詩，今天能見到的，計有：明張家玉〈燕市弔袁督師〉、〈謁大司馬自翁袁老先生遺祠〉、〈謁大司馬自翁袁老先生遺祠愴然有感〉⁵⁵，明陳奘有〈輓袁自如大司馬〉(二首)，清劉祖啓有〈袁督師歌〉，李奇有〈輓督師袁自如先生〉(二首)，鄭紳儒有〈謁大司馬袁公祠〉，

45 見崇禎《東莞縣誌》卷3〈學校〉及卷12〈兩朝從信錄〉引袁崇煥〈疏〉。

46 見雍正《東莞縣誌》卷8〈選舉〉，又見《茶山鄉誌》卷10〈選舉〉。

47 見崇禎《東莞縣誌》卷3〈兵防〉。

48 見崇禎《東莞縣誌》卷3〈兵防〉，又見《茶山鄉誌》卷11〈仕官〉、袁崇煥〈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余大成《剖肝錄》。

49 見宣統《東莞縣誌》卷46〈選舉表〉三。

50 同上。

51 見〈督遼餞別圖詩〉、明黎遂球《蓮嶺閣集》卷4、明鄺露《鄺海雪集》卷8。

52 見《勝朝粵東遺民錄》卷4。

53 見《募修羅浮諸名勝疏跋》、〈督遼餞別圖詩〉、汪宗衍先生《廣東文物叢談》。

54 見鄺露《鄺海雪集》卷9。

55 見張家玉《軍中遺稿》。

鄭彥有〈謁袁大司馬遺像〉。⁵⁶在這段時間裏，藤縣、平南二縣人懷念袁崇煥的沒有一詩一文。乾隆四十七年以後，東莞人懷念袁崇煥的詩更不勝枚舉了。

本來，一個人與某地、某地之人的關係如何，不是證實其人鄉貫的依據。但袁崇煥鄉貫既有藤縣、平南、東莞三說，袁崇煥與這三地、三地之人的親疏，不是可以作為旁證的材料嗎？

袁崇煥自述，其同僚、好友、部下所言，多種文物、文獻的記載，及袁崇煥與東莞的親密關係，完全可以證明《明史·袁崇煥傳》說袁崇煥是東莞人是信而有徵的。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附 錄

明進士題名碑萬曆己未榜所載進士之籍與其鄉貫比較表

姓 名	題名碑所載籍	鄉 貫	鄉 貫 出 處
莊際昌	福建永春	福建晉江	民國《福建通誌·選舉誌》卷5
孔貞運	應天句容	安徽建德	道光《安徽通誌》卷117
陳萬言	浙江秀水	江蘇吳江	乾隆《江南通誌》卷123 光緒《蘇州府誌》卷60
應朝玉	浙江仁和	浙江慈溪	光緒《杭州府誌》卷108
項夢原	浙江秀水	浙江嘉興	光緒《嘉興府誌》卷45
陸之祺	浙江平湖	同上	同上
陸懷玉	同上	同上	同上
董象恒	江蘇 ¹ 華亭	江蘇上海	同治《上海縣誌》卷15（嘉慶《松江府誌》卷45作松江人）
徐在中	浙江平湖	浙江海寧	乾隆《浙江通誌》卷140 光緒《杭州府誌》卷108
吳時亮	浙江烏程	浙江歸安	《明進士題名碑錄》


56 分別《東莞詩錄》卷19、卷22、《留樞堂集》、《二州山堂詩稿》、《東莞詩錄》卷35、《存齋詩集》。

姓名	題名碑所載籍	鄉貫	鄉貫出處
王可觀	河南信陽	山西臨汾	光緒《山西通誌》卷19
謝上選	貴州前衛	江蘇興化	嘉慶《揚州府誌》卷39
陳所聞	江蘇青浦	江蘇松江	乾隆《江南通誌》卷123
王運昌	江蘇常熟	江蘇江陰	《明進士題名碑錄》
樊時英	浙江錢塘	江蘇山陰	同上
王振奇	江西安福	江西廬陵	同上
王登庸	四川瀘州	四川合江	嘉慶《四川通誌》卷124
涂紹奎	江西新建	江西進賢	光緒《江西通誌》卷26
侯恪	河南歸德	河南商丘	民國《河南通誌》卷45
劉存慧	錦衣衛	山西蔚州	光緒《畿輔通誌》卷36
楊景明	河南沂州	河南光州	民國《河南通誌》卷45
祖重燁	浙江海鹽	浙江嘉興	光緒《嘉興府誌》卷45
劉泓	同上	同上	同上
李時馨	陝西綏德衛	安徽 ² 舒城	乾隆《江南通誌》卷123 道光《安徽通誌》卷117
倪文煥	江蘇江都	江蘇興化	嘉慶《揚州府誌》卷39
金之俊	浙江嘉興	江蘇吳江	乾隆《江南通誌》卷123 光緒《蘇州府誌》卷60
胡允恭	貴州安丘	四川內江	嘉慶《四川通誌》卷124
張元芳	順天鎮朔衛	順天薊州	光緒《畿輔通誌》卷36
馮國英	浙江錢塘	浙江餘姚	光緒《杭州府誌》卷108
葉有聲	江蘇上海	江蘇金山衛	嘉慶《松江府誌》卷45
李逢申	江蘇上海	江蘇青浦	同上
何應奎	安徽桐城	安徽婺源	《明進士題名碑錄》
葉成章	福建同安	福建南安	民國《福建通誌·選舉誌》卷5
李吳滋	江蘇太倉	江蘇吳縣	光緒《蘇州府誌》60、81

姓名	題名碑所載籍	鄉貫	鄉貫出處
樊維城	湖北 ³ 黃岡	江西進賢	光緒《江西通志》卷26（光緒《湖北通志》卷127：「黃岡籍，江西進賢人。」）
段高選	雲南劍川州	江西南康	《明進士題名碑錄》
李景賢	陝西南鄭	陝西洋縣	乾隆《陝西通志》卷30
丁乾學	順天宛平	浙江山陰	乾隆《浙江通志》卷140（光緒《畿輔通志》卷36：「原籍山陰」）
孔榮宗	河南商城	江蘇句容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林正亨	福建福清	福建連江	民國《福建通志·選舉誌》卷5
金秉乾	湖北江陵	江西浮梁	光緒《湖北通志》卷127：「江陵籍，江西浮梁人。」
萬谷春	江西進賢	江西臨川	《明進士題名碑錄》
趙東曦	江蘇上海	江蘇松江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羅萬爵	安徽蕪湖	江西吉水	光緒《江西通志》卷26
何可及	雲南劍川州	江西泰和	同上
張士良	福建平和	福建漳浦	民國《福建通志·選舉誌》卷5
胡尚英	山東臨清	安徽歙縣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道光《安徽通志》卷117
姚希孟	江蘇長洲	江蘇吳縣	光緒《蘇州府誌》卷60、81
黎國俊	河南睢州	江西新淦	《明進士題名碑錄》
倪啓祚	江蘇江都	陝西咸寧	乾隆《陝西通志》卷30（嘉慶《揚州府誌》卷39：「江都籍，陝西咸寧人」）
楊世芳	錦衣衛	山西蒲州	光緒《山西通志》卷19
仲嘉	浙江秀水	江蘇吳江 浙江嘉興	光緒《蘇州府誌》卷60 光緒《嘉興府誌》卷45
陸從諭	浙江平湖	江蘇華亭	嘉慶《松江府誌》卷45
劉安行	湖北襄陽	江西泰和	光緒《江西通志》卷26
石三畏	河北 ⁴ 交河	山西太原	《明進士題名碑錄》

姓名	題名碑所載籍	鄉貫	鄉貫出處
王永祚	江蘇崑山	江蘇太倉	同上
楊廷詔	貴州思南	江西豐城	光緒《江西通志》卷26
劉仲熹	江西廬陵	江西安福	《明進士題名碑錄》
王名世	河南祥符	山西孝義	同上
鍾斗	安徽當塗	江蘇太平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李喬	江蘇句容	江蘇興化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嘉慶《揚州府志》卷39
江邦柱	江蘇長洲	安徽休寧	道光《安徽府志》卷117
張肇	錦衣衛	山西蒲州	光緒《山西通志》卷19
雷躍龍	雲南新興	江蘇上元	光緒《蘇州府志》卷60
吳天策	福建晉江	福建南安	民國《福建通志·選舉誌》卷5
王廷泰	江蘇長洲	江蘇吳縣	光緒《蘇州府志》卷60
汪漸磐	浙江錢塘	江蘇休寧	乾隆《江南通志》123
田景新	貴州朗溪	陝西藍田	《明進士題名碑錄》
徐起陸	湖北安陸護衛	湖北鍾祥	光緒《湖北通志》卷127
蘇守范	河南開封	河南鄆陵	民國《河南通志》卷45
范文若	江蘇上海	江蘇華亭	乾隆《江南通志》卷123
韓一良	陝西澄城	山西洪洞	《明進士題名碑錄》
趙恂如	廣東番禺	廣東順德	咸豐《順德縣志》卷241
牛獅玄	山西高平	陝西寧州	《明進士題名碑錄》
傅長選	四川雅州	河南羅山	民國《河南通志》卷451
賀文明	雲南左衛	江蘇儀真	嘉慶《揚州府志》卷39

- 表注：1 原作「直隸」，明有兩直隸，一為江蘇，一為河北，按其下屬府縣，改為今名。下同。
 2 原作「直隸」，按今舒城歸屬改。
 3 原作「湖廣」，按今名改，下同。
 4 原作「直隸」，按下屬府縣改今名。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ve Place of Yüan Ch'ung-huan


(A Summary)

Yang Pao-lin

According to the accounts in the *Ming-shih* 明史, the native place of Yüan Ch'ung-huan 袁崇煥, the famous commander who fought against the Ch'ing 清 in Liao-tung 遼東, was the Tung-kuan county of Kuang-tung 廣東東莞.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this has been accepted by historians ever since. Basing o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stone tablet recording the names and native places of Ming's *chin-shih* 進士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tombstone of Yüan's father and the record of Yüan's genealogy, Yen Ch'ung-nien 閻崇年 recently proposed that the T'êng county of Kuang-hsi 廣西藤縣 was the native place of Yüan. Thus he dissented from the accounts in the *Ming-shih*. At the same time, over ten articles had been published, their opinions were identical with Yen's. Howeve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disagrees to Yen's view. He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refuting the statement that Yüan was a native of Kuang-hsi, and establishes that Yüan was a native of Tung-kuan county of Kuang-tung because:

1. Yüan considered himself a native of Tung-kuan in his writings.
2. Yüan's colleagues, subordinates and close friends all said that he was a native of Tung-kuan.
3. From Late Ming to Early Ch'ing, the local records, sketch books and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all considered Tung-kuan as the native place of Yüan.
4. There are many historical relics concerning Yüan in Tung-kuan.
5. Yüan only returned to his native place once after he assumed his official post. The place he returned was Tung-kuan, not T'êng county.
6. Yüan's subordinates were natives of Tung-kuan or other counties of Kuang-tung.
7. Yüan and the people of Tung-kuan had presented poems to each other. Besides, they had also written memorial poems to Yüan. Nevertheless, there is not a single piece of such writing in T'êng county.

This article, having quoted over fifty titles, comes to a firm conclusion that Yüan Ch'ung-huan was a native of the Tung-kuan county of Kuang-tu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